

楊樹達文集之十三

周易古義
老子古義

老子古義

《楊樹達文集》編輯委員會

主 編：楊伯峻

副主編：周秉鈞

編 委：（按姓氏筆畫排列）

王 顯 包敬第 何澤翰

周秉鈞 易祖洛 林增平

高 揚 郭晉稀 孫德宜

崔文耀 楊伯峻 廖海廷

管燮初

楊樹達文集之十三

周 易 古 義

老 子 古 義

楊樹達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272號）

經售處：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8 插頁 2 字數 179,000

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,300

ISBN 7-5325-0006-3

B·58 平裝定價：3.25元

老子古義自序

民國六載，南北交關。余居家園，適爲兩方爭攔之地。一日，南帥宵去。明旦，余出門，則見商肆嚴扃，居民扶老攜幼，婦女攜將筐篋謀避地者絡繹於道。號呼之聲，慘不忍聞。余時痛極，心念老子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」之語。私謂命世哲人，早知此矣！故曰：「兵者不祥之器。」自是學校閉門，絃誦輟響。余感念既深，復多暇晷，乃取韓非解老、淮南子、應諸篇，手自逐錄，繼復搜檢諸子古史之說老子者，附益之，合爲一帙，凡五十日而錄竟。以余舊有周易古義，是篇體式不違，遂名曰老子古義。去歲，邱圓先生北來，將稿請益，猥以合於仲尼述而不作之旨，頗蒙贊許。余亦念刑名源於道德，秦漢時儒者類多服習老氏，則是編雖成於一時之感奮，而於學術源流，庶幾無悖。故取付書坊，印而布之。自知倉卒集事，容有遺脫，補苴罅漏，期諸他日云爾。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卅一日，長沙楊樹達遇夫自序於北京都城隍廟街寓廬。

是書印行後，續得漏義九十事。茲四版付印，特增入焉。其他亦略有刪移，下卷篇幅尤夥，遂析之爲二，凡爲書上中下三卷。舊著有漢代老學者考一篇，亦附於後云。十七年一月十一日，遇夫記于北京六鋪炕寓廬之積微居。

老子古義目錄

老子古義自序

老子古義卷上

- 一章(一) 二章(三) 三章(六) 四章(八) 五章(九) 六章(二〇) 七章(二一)
八章(二二) 九章(二二) 十章(三三) 十一章(二四) 十二章(二五) 十三章(二六)
十四章(二七) 十五章(二八) 十六章(二九) 十七章(三〇) 十八章(三一) 十九章(三二)
二十章(三三) 二十一章(三四) 二十二章(三五) 二十三章(三六) 二十四章(三七)
二十五章(三八) 二十六章(三九) 二十七章(四〇) 二十八章(四一) 二十九章(四二)
三十章(四三) 三十一章(四四) 三十二章(四五) 三十三章(四六) 三十四章(四七)
三十五章(四八) 三十六章(四九) 三十七章(五〇)

老子古義卷中

- 三十八章(五一) 三十九章(五二) 四十章(五三) 四十一章(五四) 四十二章(五五)
四十三章(五六) 四十四章(五七) 四十五章(五八) 四十六章(五九) 四十七章(六〇)
四十八章(六一) 四十九章(六二) 五十章(六三) 五十一章(六四) 五十二章(六五)

五十三章(六) 五十四章(七) 五十五章(九) 五十六章(十) 五十七章(十一)

老子古義卷下

七

五十八章(十三) 五十九章(十四) 六十章(十五) 六十一章(十六) 六十二章(十七)
六十三章(十八) 六十四章(十九) 六十五章(二十) 六十六章(二十一) 六十七章(二十二)
六十八章(二十三) 六十九章(二十四) 七十章(二十五) 七十一章(二十六) 七十二(二十七)
七十三章(二十八) 七十四章(二十九) 七十五章(三十) 七十六章(三十一) 七十七章(三十二)
七十八章(三十三) 七十九章(三十四) 八十章(三十五) 八十一章(三十六)

漢代老學者考

102

老子古義點校後記

103

老子古義卷上

一章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

韓非子解老篇 凡理者，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；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。故定理有存亡，有生，有盛衰。夫物之一存一亡，乍死乍生，初盛而後衰者，不可謂常；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，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，謂常。而常者，無攸易，無定理，無定理非在於常，是以不可道也。聖人觀其玄虛，用其周行，強字之曰道。然而可論。故曰：「道之可道，非常道也。」

淮南子道應訓 桓公讀書於堂。輪人斲輪於堂下，釋其椎鑿，而問桓公，曰：「君之所讀者，何書也？」桓公曰：「聖人之書。」輪扁曰：「其人焉在？」桓公曰：「已死矣。」輪扁曰：「是直聖人之精粕耳！」桓公悻然作色而怒，曰：「寡人讀書，工人焉得而斲之哉！」有說則可，無說則死！」輪扁曰：「然，有說。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：大疾則苦而不入，大徐則甘而不固。不甘，不苦，應於手，厭於心，而可以至妙者，臣不能以教臣之子；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。是以行年七十，老而爲輪。」今聖人之所言者，亦以懷其實窮而死；獨其精粕在耳。故老子曰：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」

淮南子本經訓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，含德懷道，拘無窮之智，鉗口寢說，遂不肯而死，衆矣；然天

下莫知貴其不言也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著於竹帛，鏤於金石，可傳於人者，其粗也。五帝、三王殊事而同指，異路而同歸。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，德之所總要；取成之迹，相與危坐而說之，鼓歌而舞之，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。

淮南子汜論訓 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，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。王道缺而特作，周室廢，禮義壞而春秋作。詩春秋，學之美者也，皆衰世之造也。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，豈若三代之盛哉？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，又有未作時、春秋之時。夫道其缺也，不若道其全也；誦先王之詩書，不若聞得其言；聞得其言，不若得其所由言。得其所由言者，言弗能言也。故「道可道者，非常道」也。文子上義篇 文略同。

文子道原篇 老子曰：夫事生者應機而動，變生於時，知時者無常之行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書者，言之所生也。言出于智。智者不知，非常道也。名可名，非盡書者也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絕學無憂。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

文子精誠篇 老子曰：賑窮補急則名生；起利除害即功成。世無災害，雖聖無所施其德；上下和睦，雖賢無所立其功。故至人之治，含德抱道，推誠樂施；無窮之智，寢說而不言；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。故道可道，非常道也；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

文子上義篇 古者被髮而舞，危傾以王天下，其德生而不殺，與而不奪；天下非其服，同懷其德。當此之時，陰陽和平，萬物蕃息；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，走獸可係而從也。及其衰也，鳥獸蟲蛇皆爲民害，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。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，因其患則操其備，各以其智去其所害，就其所利。

常故不可循，器械不可因，故先王之法度，有變易者也。故曰：名可名，非常名也。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，三王殊事而名後世，因時而變者也。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，所推移上下，無常尺寸；以度，而靡不中者。故通于樂之情者，能作音；有本主于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，能治人。故先王之制不宜，即廢之；末世之事善，即養之。故聖人之制禮樂者，不制于禮樂；制物者，不制于物，制法者，不制于法。故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也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

史記曰者傳 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，乃相引屏語，相謂自歎，曰：「道高益安，勢高益危。居赫赫之勢，失身且有日矣。夫卜而有不審，不見奪糈；爲人主計而不審，身無所處：此相去遠矣。猶天冠地屨也。此老子之所謂『無名者萬物之始』也。」

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微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，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

二章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

淮南子道應訓 太清問於無窮曰：「子知道乎？」無窮曰：「吾弗知也。」又問於無爲曰：「子知道乎？」無爲曰：「吾知道。」子之知道亦有數乎？」無爲曰：「吾知道有數。」曰：「其數奈何？」無爲曰：「吾知

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竊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裏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，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「太清又問於無始，曰：『鄉者，吾問道於無窮，無窮曰：『吾弗知之。』又問於無爲，無爲曰：『吾知道。』』曰：『子之知道亦有數乎？』無爲曰：『吾知道有數。』曰：『其數奈何？』無爲曰：『吾知道之可以弱，可以強，可以柔，可以剛，可以陰，可以陽，可以竊，可以明，可以包裏天地，可以應待無方，吾所以知道之數也。』若是，則無爲之知，與無窮之弗知，孰是？孰非？』無始曰：『弗知深而知之淺，弗知內而知之外，弗知精而知之粗。』太清仰而嘆，曰：『然則不知乃知邪？』知乃不知邪？孰知知之爲弗知，弗知之爲知邪？』無始曰：『道不可聞，聞而非也；道不可見，見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孰知形之无形者乎！故老子曰：『天下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也。』故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也。』〔文子意明篇文略同。〕

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

文子道原篇 夫無形大，有形細；無形多，有形少；無形強，有形弱；無形實，有形虛。有形者，逐事也；無形者，作始也。逐事者，成器也；作始者，樸也。有形則有聲，無形則無聲；有形產於無形。故無形者，有形之始也。廣厚有名，有名者，貴全也；儉薄無名，無名者，賤輕也。殷富有名，有名者，尊寵也；貧寡無名，無名者，卑辱也。雄牡有名，有名者，章明也；雌牝無名，無名者，隱約也。有餘者有名，有名者，高賢也；不足者無名，無名者，任下也。有功即有名，無功即無名；有名產於無名。無名者，有名之母也。夫道，有無相生也；難易相成也。是以聖人執道，虛靜微妙以成其德。

長短相較，高下相傾，

淮南子齊俗訓 古者，民童蒙不知東西；貌不義乎情，而言不溢乎行。其衣致煖而無文，其兵戈鉞而無刃；其歌樂而無轉，其哭哀而無聲；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無所施其美，亦不求得。親戚不相愛，朋友不相怨德。及至禮義之生，貨財之貴，而詐僞萌興，非譽相紛，怨德並行。於是乃有曾參、孝己之美，而生盜跖、莊蹻之邪。故有大路龍旂，羽蓋垂纓，結駟連騎，則必有穿窬拊楯抽矢踰備之姦；有詭文繁繡，弱縠羅紈，必有昔履跣跡，短褐不完者。故高下之相傾也，短脩之相形也，亦明矣。

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

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

莊子知北遊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，登隱弅之丘，而適遭無爲謂焉。知謂無爲謂曰：『予欲有問乎若？何思何慮則知道？何處何服則安道？何從何道則得道？』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。非不答，不知答也。知不得問，反於白水之南，登狐闕之丘而覩狂屈焉。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。狂屈曰：『唉！予知之，將語若，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。』知不得問，反於帝宮，見黃帝而問焉。黃帝曰：『無思無慮始知道，無處無服始安道，無從無道始得道。』知問黃帝曰：『我與若知之，彼與彼不知也，其孰是邪？』黃帝曰：『彼無爲謂真是也，狂屈似之，我與汝終不近也。』夫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，故聖人行不言之教。文子自然篇 王道德者，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清靜而不動，一度而不搖；因循任下，責成而不勞。謀無失策，舉無過事。

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淮南子道應訓 子發攻蔡，喻之，宣王郊迎，列田首領而封之執圭。子發辭不受，曰：「治國立政，諸侯入質，此君之德也。發號施令，師未合而敵遁，此將軍之威也。兵陳戰而勝敵者，此庶民之力也。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，非仁義之道也。」故辭而弗受。故老子曰：「功成而不居，夫惟不居，是以不去。」

三章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

淮南子齊俗訓

夫明鏡便於照形，其於以函食，不如簞。犧牛粹毛宜於廟牲，其於以致雨，不若黑

蜩。由此觀之，物無貴賤。因其所貴而貴之，物無不貴也；因其所賤而賤之，物無不賤也。夫玉璞

不厭厚，角觥不厭薄，漆不厭黑，粉不厭白，此四者，相反也；所急則均，其用一也。今之裘與裘，

執急，見雨則裘不用；升堂則裘不御，此代爲帝者也。譬若舟、車、楫、肆、窮廬，故有所宜也。故

老子曰：「不上賢者，賢不致魚於木，沉鳥於淵。」文子自然篇文略同。

文子下德篇 人之情性，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。願賢己，則爭心生；疾不及人，即怨心生。怨爭生，

即心亂而氣逆；故古之聖王退爭怨。爭怨不生，即心治而氣順。故曰：不尚賢，使民不爭。

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爲盜；

淮南子齊俗訓 治國之道，上無苛令，官無煩治，士無僞行，工無淫巧。其事經而不擾，其器完而求飾。亂世則不然：爲行者相揭以高，爲禮者相矜以僞；車輿極於雕琢，器用逐於刻鏤；求貨者等難得，以爲寶，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，爭爲僞辯，久積而不訣，無益于治。工爲奇器，歷歲而後成，不周於用。故神農之法曰：「丈夫丁壯而不耕，天下有受其飢者；婦人當年而不織，天下有受其寒者。」故身自耕，妻親織，以爲天下先。其導民也，不貴難得之貨，不器無用之物，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，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。有餘不足，各歸其身；衣食饒溢，姦邪不生；安樂無事，而天下太平。故孔丘、曾參無所施其善，孟賁、成荆無所行其威。汶子上義篇文同。

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

淮南子道應訓 令尹子佩請飲莊王，莊王許諾。子佩期之於京臺，莊王不往。明日，子佩跣揖，北面立於殿下，曰：「昔者君王許之，今不果往，意者臣有罪乎？」莊王曰：「吾聞子具於強臺，強臺者，南望料山，以臨方皇，左江而右淮，其樂忘死。若吾薄德之人，不可以當此樂也，恐留而不能反。」故老子曰：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」

蜀志秦宓傳 宓報李權書云：「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，殺人自生，亡人自存，經之所疾。故孔子發憤作春秋，大乎居正；復制孝經，廣陳德行，杜漸防萌，預有所抑。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，豈不信邪？成湯大聖，觀野魚而有獵逐之失；定公賢者，見女樂而棄朝事。道家法曰：「不見所欲，使心不亂。」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強其骨，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智者不敢爲也，

爲無爲，則無不治。

四章

道沖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

淮南子道應訓 趙襄子攻翟而勝之，取左人、終人，使者來謁之。襄子方將食，而有憂色。左右曰：「一朝而兩城下，此人之所喜也。今君有憂色，何也？」襄子曰：「江、河之大也，不過三日；颶風暴雨，日中不須臾。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，今一朝兩城下，亡其及我乎？」孔子聞之，曰：「趙氏其昌乎！」夫憂，所以爲昌也；而喜，所以爲亡也。勝非其難也；持之者其難也。賢主以此持勝，故其禍及後世。齊、楚、吳、越皆嘗勝矣，然而卒取亡焉，不通乎持勝也。唯有道之主能持勝。孔子勸約國門之關，而不肯以力聞；墨子爲守攻，公輸般服，而不肯以兵知。善持勝者以虛爲弱。故老子曰：「道沖而用之，又弗盈也。」〔文子微明篇文略同。〕

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湛兮似或存。

淮南子道應訓 吳起爲楚令尹，適魏，問屈宜咎曰：「王不知起之不肖，而以爲令尹，先生試觀起爲之人也？」屈子曰：「將奈何？」吳起曰：「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，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，砥礪甲兵，以時爭利於天下。」屈子曰：「宜咎聞之，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，不易其常。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，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，是變其故，易其常也。行之者，不利。」宜咎聞之，曰：「怒者，逆德也；

兵者，凶器也；爭者，人之所本，逆之至也。且子用魯兵，不宜得志於齊，而得志焉；子用魏兵，不宜得志於秦，而得志焉。宜咎聞之，非禍人不能成禍。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，戾人理，至今無禍；楚須夫子也！吳起惕然，曰：「尚可更乎？」屈子曰：「成形之徒，不可更也。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。」老子曰：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。」又略見文子下篇。

吾不知誰之子？象帝之先。

五章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

文子自然篇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爲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爲芻狗。夫慈愛仁義者，近狹之道也。

狹者入大而迷，近者行遠而惑。聖人之道，入大不迷，行遠不惑；常虛自守，可以爲極。是謂天德。

後漢書輿服志

書曰：「明試以功，車服以庸。」言昔者聖人興天下之大利，除天下之大害，躬親其事，

身履其勤，憂之勞之，不避寒暑，使天下之民物各得安其性命，無天醫暴斃之災。是以天下之民敬而

愛之，若親父母；則而養之，若仰日月。夫愛之者欲其長久，不憚力役，相與起作宮室，上棟下宇，以

雍覆之，欲其長久也；敬之者欲其尊嚴，不憚勞煩。相與起作輿輪旌旗章表以尊嚴之；斯愛之至，敬

之極也。苟心愛敬，雖報之至，情由未盡。或殺身以爲之，盡其情也；奕世以祀之，明其功也。是以

流光與天地比長，後世聖人知民之憂思深大者，必饗其樂；勤仁毓物使不夭折者，必受其福。故爲

之制禮以節之，使夫上仁繼天統物，不伐其功，民物安逸，若道自然，莫知所謝。老子曰：「聖人不仁，

以百姓爲芻狗。此之謂也。

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！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淮南子道應訓 王壽負書而行，見徐馮於周。徐馮曰：「事者，應變而動。變生於時，故知時者無常行。書者，言之所出也。言出於知者，知者不藏書。」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。故老子曰：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」文子道原篇文略同，見上「道可道」條。

六章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緜緜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列子天瑞篇 有生不生，有化不化。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；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，故常生常化。常生常化者，無時不生，無時不化，陰陽爾，四時爾。不生者疑獨，不化者往復。往復，其際不可終；疑獨，其道不可窮。黃帝書曰：「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之根。緜緜若存，用之不勤。」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，自形自色，自智自力，自消自息。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，非也。

文子精誠篇 老子曰：大道無爲。無爲即無有。無有者，不居也；不居者，即虛而無形；無形者不動；不動者，無言也；無言者，即靜而無聲。無形無聲者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：是謂微妙，是謂至神。緜緜若存，是謂天地之根。

七章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
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淮南子道應訓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。一國獻魚，公儀子弗受。其弟子諫，曰：「夫子嗜魚，弗受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夫唯嗜魚，故弗受。夫受魚而免於相，雖嗜魚，不能自給魚；毋受魚而免於相，則能長自給魚。」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。故老子曰：「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」一曰：「知足不辱。」（韓詩外傳卷三文略同。）

八章

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九章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；揣而棖之，不可長保。

淮南子道應訓 白公勝得荆國，不能以府庫分人。七日，石乞入，曰：「不義得之，又不能布施，患必